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二

湖南方言的介词

Coverbs in the Hunan Dialects

伍云姬 主编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ARC, SMALL GRANT) 科研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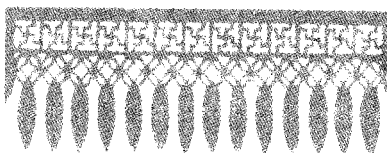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二

湖南方言的**介词**

Coverbs in the Hunan Dialects

(修订本)



伍云姬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方言的介词 / 伍云姬主编. —修订本.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 2)

ISBN 978 - 7 - 81081 - 991 - 6

I. 湖… II. 伍… III. 湘语—介词—方言研究 IV. H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771 号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二

湖南方言的介词 (修订本)

◇主 编: 伍云姬

◇策划组稿: 曹爱莲

◇责任编辑: 曹爱莲 曾剑俊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670 × 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315 千字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991 - 6

◇定价: 55.00 元

总 序

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是一套丛书,内容包括五集:《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方言的语气词》《湖南方言的副词》。从第一集于1996年出版到整套丛书出齐,历时整整十年。撰写论文的作者总共约五十人,许多长期从事湖南方言研究的学者参与了这项研究,队伍中有老中青三代人。更为特别的是,主编伍云姬远在澳大利亚,作者群却多半在湖南,人员相当分散,这其间的联系靠的是湖南师范大学(伍的母校)这个“中转站”,伍云姬本人不知来回在太平洋上飞过多少次。像这样远隔重洋组织众多作者精心策划编纂出一个省的方言语法系列,在学术界实属罕见,值得向学术界和其他想了解湖南方言的读者推荐。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每一集都是在各个单点方言就同一命题的专门论述之外,由主编本人发表一篇综论,书末还附有各方言例句对照或比较。

第一集《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收有19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论汉语动态助词之统系》。该文在大致分析了国内外“态”的研究状况之后,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1. 如何研究汉语动态助词的系统;2. 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系统的特点。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线性描写、网状分析、综合讨论这个三部曲。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提出从线性描写、网状分析以及综合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的特点。

第二集《湖南方言的介词》收有23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该文对108个方言点中36个表被动的介词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用法、义类、虚化过

程、地理分布等问题。

第三集《湖南方言的代词》收有 23 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中代词与代词之间的音韵关系》。该文利用湖南 86 个方言点的共时资料,讨论代词与代词之间的音韵关系,并构拟湖南方言代词的底层系统,讨论其历史的演变。作者认为湖南方言人称代词之间、指示代词之间、人称与指示代词之间,都有着音韵上的联系。在对湖南方言代词底层系统的考察中,作者指出,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以及近、远两个指示代词均为舌根音。

第四集《湖南方言的语气词》收有 24 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是否问句中的语气词的发展》。该文在分析了湖南方言里是否问句最常见的结构之后,又列表讨论了各种是否问句结构在湖南方言区的分布和合音词在湖南方言里的分布。作者认为,如今湖南方言中湘方言是否问句的结构开始从[动词+否定副词+(语气助词)]向[动词+合音词]转化。同时,普通话的[动词+否定副词+动词]结构已经进入了湘方言。

第五集《湖南方言的副词》收有 26 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否定副词的类型》。该文讨论了“没(有)1”和“没(有)2”以及“没(有)2”和“不”在湖南方言中的音义类型。作者认为湖南方言中与普通话相应的否定词有不同的类型,说明在汉语方言里,否定词产生和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我看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站在学术前沿,富有开创精神

伍云姬在《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不管是从地理语言学、类型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语法研究都是不应忽视的。湖南集湘、赣、客等方言于一地,正好处于南北方言的中间地带。要解释某种句式或某种语法现象的断代差异或历史变迁,常常要借助这个中介。”这种深层的思索驱使着作者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完成研究“这个中介”的使命。不论原来的研究状态是如何的滞后,也不论必须展开的课题是如何的棘手,作为整个研究系统的主持人和统率者,她敢于去面对,去一个一个地攻坚。现在,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一套丛书上时,我们不能不赞叹作者在学术上过人的胆略。

二、重视事实描写,发掘丰富语料

方言研究要特别重视调查,调查就是要弄清事实,弄清事实就是要在活的语言事实的描写上下工夫,使描写准确无误。《湖南方言语法系列》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纂者特别重视从调查中获得材料,让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从系列之一到系列之五,共有103篇关于单点方言语法事实的调查研究,加上综论和附录,字数达到一百八十余万,语料不可谓不丰富。这些语言事实大多出自单篇论文作者的母语,或虽非母语,却是经过富有经验的学者调查所得。有的方言语法论著,在提供语言事实时,完全没有标音,忽略了音义之间的关联,不能不看成一种缺憾。《湖南方言语法系列》在这一点上很是讲究,这给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贯穿比较研究,深入理论探讨

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同一方言内部甲现象与乙现象之间,等等,都存在比较的问题。《湖南方言语法系列》全套书几乎处处可见比较的研究,这里仅举一例。在《湖南方言中表被动的介词所引起的思索》一文中,作者在介绍湖南方言的表被动的介词之前,就先后列出了两个比较的统计表:1. 普通话的介词及其方言对应词;2. 方言通用介词。然后又进一步列表比较并统计湖南方言中表被动意义的介词。通过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多种比较及其分析,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介词、代词、语气词及副词的特点一一显示了出来。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伍云姬在这个系列研究中把深入理论探讨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伍的这一思想在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就显露出来。作者在《论汉语动态助词之统系》中写道:“汉语的‘态’之所以尚未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汉语的态尚缺乏系统性的、上升到理论的研究。”这里虽只涉及“态”的研究问题,但对于系统性研究和理论研究的重视却是贯彻到全部系列之中的。作者对于理论探索的态度是严谨的,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 ka^{41} 和 ta^{21} 词源的假设,我亦有不少心虚之处。例如与长沙方言 ka^{41} 相应的有 ku (衡山方言), kua (如常宁方言), het (如酃县方言), 它们是否同出一源? 若是,如何解释其声韵的演变? 若不是,它们又出自何方? 其次,我尚未能从书面

文献中找到‘解’做完成态助词的例证,这使我总是忐忑不安。”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为湖南方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该书系列之一、之二问世以后,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李荣先生,谈话中他曾询问过伍云姬主编的这个系列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在整个汉语方言学界,这一系列研究的重要价值也将会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我们热切希望《湖南方言语法系列》的全部出版,能起到推动湖南方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以迎接湖南语言学界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鲍厚星

2006年12月于湖南师范大学堂坡

目 录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 / 伍云姬	(1)
常宁方言的介词 / 吴启主	(12)
平江城关方言的介词 / 王众兴	(24)
攸县方言的介词 / 董正谊	(34)
浏阳方言的介词 / 贝先明 向 柠	(46)
绥宁方言的介词 / 曾常红 李建军	(60)
桂阳土话的介词 / 邓永红	(70)
常德方言的介词 / 郑庆君	(85)
宁远方言的介词 / 张晓勤	(97)
新田方言的介词 / 谢奇勇	(115)
辰溪方言的介词 / 谢伯端	(131)
岳阳方言的介词“尽”与“驾” / 方平权	(144)
益阳方言的介词 / 崔振华	(156)
娄底方言的介词 / 彭逢澍	(169)
新化方言的介词 / 罗昕如 邹 蕾	(184)
涟源桥头河方言的介词 / 陈 晖	(200)
隆回方言的介词 / 丁加勇	(213)
湘乡方言的介词 / 王 芳	(231)
衡阳方言的介词 / 彭兰玉	(240)
衡山方言(前山话)的介词 / 毛秉生	(259)
邵阳方言的介词 / 李国华	(271)
邵东方言的介词 / 孙叶林	(280)
凤凰方言的介词 / 李启群	(295)
附录 例句比较	(309)
原版后记	(342)
改版后记	(343)

Table of contents

Observations on the passive markers in Hunan dialects	Wu Yunji(1)
Coverbs in the Changning dialect	Wu Qizhu(12)
Coverbs in the county town of Pingjiang	Wang Zhongxing (24)
Coverbs in the Youxian dialect	Dong Zhengyi(34)
Research on the coverbs in the Liuyang dialect	Bei Xianming and Xiang Ning(46)
Coverbs in the Suining dialect	Zeng Chanhong and Li Jianjun(60)
Coverbs in the Guiyang dialect	Deng Yonghong(70)
Coverbs in the Changde dialect	Zheng Qingjun(85)
Coverbs in the Ningyuan dialect	Zhang Xiaoqin(97)
Covevbs in the Xintian dialect	Xie Qiyong(115)
Coverbs in the Chenxi dialect	Xie Boduan(131)
Coverbs Jin and Jia in the Yueyang dialect	Fang Pingquan (144)
Coverbs in the Yiyang dialect	Cui Zhenhuan(156)
Coverbs in the Loudi dialect	Peng Fengshu(169)
Coverbs in the Xinhua dialect	Luo Xiru and Zou Lei(184)
Coverbs in the Lianyuan Qiaotouhe dialect	Chen Hui(200)
Coverbs in the Longhui dialect	Ding Jiayong(213)
Coverbs in the Xiangxiang dialect	Wang Fang(231)
Coverbs in the Hengyang dialect	Peng Lanyu(240)
Coverbs in the Hengshan Qianshan dialect	Mao Bingsheng(259)
Coverbs in the Shaoyang dialect	Li Guohua(271)
Coverbs in the Shaodong dialect	Sun Yelin(280)
Coverbs in the Fenghuang dialect	Li Qiqun(295)
Appendix: Example sentences in the Hunan dialects	(309)
Epilogue (1st edition)	(342)
Epilogue (2nd edition)	(343)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

墨尔本大学 伍云姬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的介词分歧很大,就目前我所掌握的 108 个方言点的材料来看,^①共有 36 个介词可以用于表被动。本文拟通过对这 36 个介词的用法、义类、虚化过程、地理分布等问题的探讨,提出汉语介词研究中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介绍湖南方言的表被动的介词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个统计表。这两个统计表是以《汉语方言词汇》(王福堂等 1995)所收的 12 个介词在 20 个方言点中的分布情况为依据制作而成的。

表 1 普通话的介词及其方言对应词

普通话介词	被	从	和	在	把	替	向 (~他借)	用	向 (~前走)	使	到	比
各方言对应介词的个数	17	15	15	12	11	10	10	9	6	4	3	3

表 2 方言通用介词

普通话介词	方言通用介词		
比	比	20 ^②	
到	到	17	
在	在	16	
用	用	15	拿 11
从	从	12	打 8
向(~前看)	朝	12	向 9 往 8
把	把	11	将 6
和	跟	11	
替	替	10	代 6 帮 8
向(~他借)	向	8	跟 8
使	使	7	教 6
被	教	6	

表1中值得说明的问题有二:

1)所谓“对应词”是指方言中语法意义和用法相同或大体相同的词。如广州话中表被动的“畀”是普通话中表被动的“被”的对应词。对应词可以出自一源,也可以不同源。

2)普通话中的一个介词在某个方言里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应词。如普通话的“被”在长沙话中有“听”“捞”和“送得”。

从表1中可以看出,方言与方言在用词上的差别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差别最大的便是表被动的介词,20个方言点中居然有17个之多。

再来看表2。在20个方言点的介词中,有的介词能为多个方言区采用,而有些只为某个或某几个方言区采用。如果把能在四分之一以上的方言区使用的词算作方言通用词的话,普通话的12个常用介词中只有两个不能作方言通用词,而其中一个就是表被动的“被”(另一个是“对”)。更有甚者,“被”这个普通话中最常见的表被动的介词,竟然不在《汉语方言词汇》所选出的20个点中的任何一个方言里使用。^③

从上述两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在汉语方言中,表被动的介词分歧很大,而普通话中常用的表被动介词“被”很少见于其他方言。下面我们就以湖南境内的诸方言为例,进一步地观察表被动的介词。先请看表3。

表3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意义的介词

介词形式	动词意义 ^④	发 音 ^⑤	方言点的个数	代表方言
1. 被	(覆盖;遭受)	pei ⁴	29	岳阳
2. 着	(触摸)遭受	ts' o ⁴	18	辰溪
3. 遭	遭受	tsau ¹	1	桂东
4. 吃	吃;(遭受)	tɕ' ɿ ⁵	1	隆回
5. 挨	按;压	tsən ⁴	1	益阳
6. 听	听任	tin ⁴	1	长沙
7. 等	等待	tən ³	1	株洲
8. 让	允许	lan ⁴	3	常德
9. 尽	允许	tɕin ³	1	岳阳
10. 给	给予	kei ³	12	宜章
11. 赐	给予	sɿ ⁴	1	娄底
12. 拿给	给予	la ² kei ³	1	宁乡

介词形式	动词意义 ^④	发 音 ^⑤	方言点的个数	代表方言
13. 拿赐	给予	la ² si ⁴	1	娄底
14. 送得	给予	sən ⁴ tə	1	长沙
15. 把得	给予	pa ⁴ tə	2	华容
16. □	给予	xa ⁴	1	湘乡
17. □	给予	tou ⁵	1	宜章
18. □	给予	pie ¹	1	道县
19. □	给予	oŋ ¹	3	新田
20. 把	(握)给予	pa ³	1	益阳
21. 分	分开;给予	pai ¹	1	江永
22. 得	获得;给予	tə ⁵	9	攸县
23. 散	分散;给予	san ¹	1	永兴
24. 担	挑;给予	t̪ä ¹	2	新宁
25. 挨	靠近;给予	ɛ ¹	4	宁远
26. 拿	握	la ²	10	冷水江
27. 捞	打捞;拿	lau ¹	2	长沙
28. 提	提	tia ⁵	1	资兴
29. 叫	要求	tɕiau ⁴	2	泸溪
30. 要	要求	iau ⁴	1	新化
31. 逗	招惹	təu ¹	6	常德
32. □	?	du ²	1	东安
33. □	?	tɕ'ia ²	2	耒阳
34. □	?	uan ¹	1	汝城
35. □	?	an ¹	1	嘉禾
36. □	?	tɕ'oe ⁴	1	泸溪

下面,我们将对表3中36个介词的用法、义类、虚化程度以及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1 表被动介词的用法

从表3中可以看出,湖南方言中通行最广的表被动的介词为“被”(见于29个方言点)、“着”(18)、“给”(12)、“拿”(10)、“得”(9)、“逗”(6)。“被”的用法与其普通话的对应词相同,不赘述。下面我们将简略地介绍一下其余5个介词的用法。

1.1 “着”的用法

“着”在湘西方言里是一个常用词,它常常用于动词的后面表示动作的完结,如“打着”(打中了),也常常用于动词前表遭受,如“着打”(挨打)“着骂”(挨骂)。在有些方言里(如益阳方言,见本书崔振华文),上述用法已不存在,但作为介词,引进施事对象的用法在湖南各方言里是一致的。如:

- (1) 茗郎堂客咧,怕茗郎茗嘎茗也,没晓得礼节,措人家笑(茗郎的妻子怕茗郎傻里傻气的,不懂礼节,被别人嘲笑)。

sau²¹³ lau²¹³ dau²¹³ k' ai²¹³ le⁴⁴, p' o³²⁴ sau²¹³ lau²¹³ sau²¹³ ka⁴⁴
sau⁴⁴ mie³²⁴, ma⁵⁵ ɕiau³¹ tai²¹³ di³¹ tɕie²¹³ ts' ɔ³²⁴ ze²¹³ ka⁴⁴ ɕiau³²⁴.

(辰溪方言,见谢伯端,1996:172)

- (2) 我的哦本字典着小李搞失哒(我的那本字典被小李弄丢了)。

ŋo⁴¹ ti o⁴⁵ pən⁴¹ zɿ¹¹ tie⁴¹ ts' o⁴⁵ ɕiau⁴¹ li⁴¹ kau⁴¹ sɔ⁴⁵ ta.

(益阳方言,见本书崔振华文)

1.2 “给”的用法

“给”多用于湘南一带。“给”可用作动词,见例(3),也可用作介词,见例(4)、(5)。在湖南大多数方言里,“给”字不常用,表“给予”意义的动词多为“把”或其他有“给予”义的词。值得提出的是,湖南有好几个地方既可用“给”表被动,也可以用“给”表示处置(见伍云姬,1997)。在一般情况下,处置与被处置在一定语境里是不会混淆的,如例(4)和例(5)。如果处置与被处置对象有可能混淆,说话者会改变句式,或者改用其他介词。例如,在宁远方言里,说话者会用“拿到”来表处置。见例(6)。

- (3) 给本子给我(把本子给我)

kə⁴⁵ pən⁴⁵ tsɿ⁴⁵ kə⁴⁵ ŋo⁴⁵.

- (4) 那本书给一个同学借走了(那本书被一个同学借走了)。

la²¹ pən⁴⁵ ɕy³³ kə⁴⁵ i²¹ ko²¹³ t' oŋ²¹ ɕio²¹ tɕie²¹³ tsəu⁴⁵ liau⁴⁵.

- (5) 你莫给脚搭到桌子高头(你别把脚放在桌子上)。

li⁴⁵ mo²¹ kə⁴⁵ tɕio²¹ ta²¹ tau²¹³ tso²¹ tsɿ⁴⁵ kau³³ t' əu²¹.

- (6) 领导拿倒他臭骂了一顿(领导把他臭骂了一顿)。

领导给他臭骂了一顿(领导被他臭骂了一顿)。

lin⁴⁵ tau²¹³ la²¹ tau⁴⁵ t' a³³ (ke⁴⁵ t' a³³) tɕ' iəu²¹³ ma²¹³ liau⁴⁵ i²¹ tən²¹³.

(以上四个例句均来自宁远方言。见本书张晓勤文)。

1.3 “拿”的用法

“拿”的用法与“给”很相近。在湖南方言里,有的地方用“拿”表被动,如冷水江方言,有的地方用“拿”表处置,如新化方言(请注意,这两个方言地理位置很接近)。

1.4 “得”的用法

“得”原义为“获得”,在湖南某些方言中,“得”亦表“给予”,如“得我”(给我)。“得”表被动的用法是从表“给予”的用法中发展而来的。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7)玻璃杯子得小明打过哩(玻璃杯子被小明打破了)。

pə⁴⁴ li pəu⁴⁴ tsɿ te⁴⁴ ɕiau⁵¹ min²¹³ ta⁵¹ kuo li.

(8)十只碗得佢打过哩五只(十个碗被他打了五个)。

ɕie¹¹ tɕia uāi⁵¹ te⁴⁴ tɕi⁵¹ ta⁵¹ tuo li ŋ⁵¹ tɕia.

(攸县方言,参看本书董正谊文)。

“得”与“给”“拿”一样。在某些方言里可表处置。

1.5 “逗”的用法

“逗”的本义为“招惹、致使”。如“我把妹妹逗哭了”。

下面是“逗”表被动的例子。

(9)皮包逗一个老人捡哒(皮包被一个老人捡走了)。

p' i¹³ pau tou⁵⁵ i kuo lau²¹ ŋən¹³ tɕian²¹ ta.

(10)那本书逗小雯借起跑哒(那本书被小雯借走了)。

la³⁵ pən²¹ ɕy⁵⁵ tou⁵⁵ ɕiau²¹ uən¹³ tɕie³⁵ tɕ' i²¹ pau²¹ 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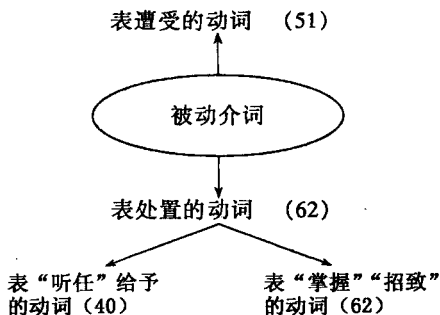
(常德方言,见本书郑庆君文)。

值得补充的是,上述几个介词均只用于表不如意事件的被动句中,而且除了“着”能够直接用在动词前面以外,其余的均不可直接用在动词前面。

2 表被动介词的义类

从表3中可以看出,湖南方言表被动的介词主要是从两类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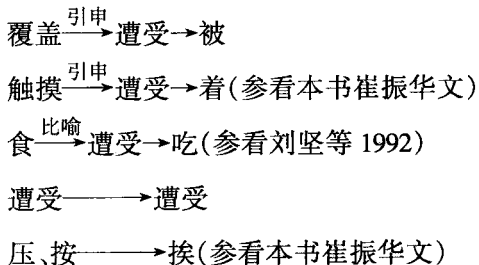
中发展而来的^⑥。一类是表遭受意义的动词，一类是表处置意义的动词。请看下图(图中的数字代表某类动词方言点的个数)。



我们先来看一看每一类词由动词演变到介词的过程：

1) 由表遭受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

由表遭受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有五个：被、着、遭、吃、挨。其中“被”在古代书面语中便已是表被动的介词，在现代书面语及普通话口语里仍广泛地使用着。“吃”和“着”在近代汉语中常作表被动的介词，但在现代书面语中，在普通语口语中均已不使用了。这五个介词的虚化历程可用下图表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虽说这五个词均可作为表被动的介词，但它们虚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前三者的介词用法是从其引申义或比喻义中产生的，而后两者的介词用法是从动词本身的遭受义中产生的。

2) 由表处置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

由表处置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有两类：①表“听任”、“给予”的动词，如“听、等、让、把”等(见表3中的6-25)；②表“掌握”、“招致”的动词，如“拿、提、要、逗”等(见表3中的26-31)。前者表示的是一种消极的处置，后者表示一种积极的处置。

严格说来，表遭受的动词是表示被处置，遭受处置，和表处置动词的意义刚好是对立的。那么，一组语义相对立的介词为什么会殊

途同归,均发展成为了表被动的介词呢?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这两类动词最初所带有的句式不一样,所表达的意义也不一样。

我们知道,“被”字句的最初格式是[被+动],而不是[被+名+动]。后一格式是后来才产生的。而表处置意义的动词最初使用的格式是[表处置意义的动词+名+动]。我的根据是,迄今为止,湖南方言里的被动句里,如果介词是由表处置意义的动词虚化而来的,那么这个介词一定不能直接用在动词前面。在普通话的口语中可以说“他给咬了一口”,“给”是表处置的动词演变而来的。我认为这是受[被+动]句式影响类推的结果,这种类推尚未影响到湖南方言。

由表遭受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和表处置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所带的句式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请看下面的比较:

表“遭受”意义

句式:[V+V]

例句:他着打了一顿。

意义:他遭受了某种处置。

表“听任、给予”意义

句式:[V+NP+V]

例句:他听张三打了一顿。

他给张三打了一顿。

意义:他听任/允许张三对他进行了处置。

表“掌握、致使”意义

句式:[V+NP+V]

例句:他拿张三打了一顿。

他逗张三打了一顿。

意义:他致使/招惹张三对他进行了处置。

3 表被动介词的虚化程度

介词都是从动词中虚化而来的,但每个介词在虚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介词按虚化程度的强弱粗略地分为三类:

3.1 介动词

如果某一词形式既能做动词也可作介词,其介词与动词在语音

形式上一致,在词义上有明显的关联,那么这样的介词称为介动词。如普通话中的“在”。“在”可用于“我在家”中充当动词,表“留待”;也可用于“我在家看书”中充当介词,介绍动作行为的地点。“在”是个“介动词”。

3.2 准介词

如果某一词的介词形式和动词形式在语音上一致,词义上有明显的关联,但其动词形式已不单独使用,或很少使用,那么,这个词便是准介词。普通话的介词“从”的动词义,只能从一些双音节词“跟从”“随从”中找到,而介词“把”的动词义“握”只在“把门”等表达中残存。因而,“从”和“把”可进入准介词的行列。

3.3 纯介词

如果某个介词的动词形式在口语中已完全不使用,或者其动词形式虽仍然使用,但介词形式与动词形式在语音或语义上已经脱离了关系,那么这个介词就是纯介词。“被”可以算作纯介词,因为其动词用法已不存在。普通话口语中引进时间地点的介词“打”(打北京来,打昨天起)是一个纯介词,因为我们已很难看出介词“打”与动词“打”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联了。湖南东安方言中表被动的 du^2 是个纯介词。 du^2 在东安方言中还可以用作动词,但它的词源已无法判断了。下面,我们按介词的虚化程度给湖南方言表被动的介词作一个分类。

表 4 湖南方言表被动介词的虚化程度

介动词	准介词	纯介词
遭、挨	着、吃	被
听、等、让		$du^2, t\epsilon^4 ia^2$
给、赐、拿给、拿赐、送得、把得		uan^1, an^1
$xa^4, tou^5, pie^1, oŋ^1$ 、把、分、得		$t\epsilon^4 oe^4$
散、担、挨		
拿、捞、叫、要、逗、提		

从理论上来说,虚化程度越高的介词越成熟。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准介词“着”、“吃”和纯介词“被”均为古代或近代汉语的继承。纯介词 $du^2, t\epsilon^4 ia^2, uan^1, an^1, t\epsilon^4 oe^4$ 的词源不明,因它们通行的范围有限,